

下庄自古一条路

贤乡，现在在一个小时的车程，过去身强体健的人一个来回也需要走上两天。

站在这“井底”，看群山环绕，下庄的路，实不好走！同行的游客似乎都在寻路，寻那一条下庄古道，古道入口在哪里？出口又在哪里？

世世代代的下庄，有多少下庄人也曾站在这里，仰望群山，向天发问，“下庄的出路在哪里？”

1997年，下庄人终于不再发问，一个带头人站在这里，对大家说，“修路！修能通汽车的公路！这才是下庄的唯一出路。”

于是，108名村民饮风宿雪、肩挑背磨，牺牲6人，耗时7年，终于凿出一条8公里长的绝壁天路。

在下庄人事迹陈列室里，挂满墙壁的是当年的钢钎铁锤，摆在展台上的是修路用的油灯绳索。从这些老物件上可以看得到下庄人的坚韧，在最为震撼的纪实照片和影像里嗅得到“不甘落后，不等不靠，不畏艰险，不怕牺牲”的下庄魂。

那一张张修路面孔，朴实亲切，就像邻家婶儿；那一道道坚定目光，笃定决绝，是战天斗地的无惧勇士。老师在村小的黑板上写下“大人流血修路为我们，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”，下庄村的孩子们

同样也令人动容。

从那时起，下庄人不再坐井观天，下庄村渐渐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。

如今，漂亮的农宅变成了特色民宿，改造后的大屋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整个村庄就是一所学校，每一位村民都是老师。走在开满小花的村道上，遇上一群观光研学中学生，我听到其中有个同学说：“这里好像爷爷奶奶的家。”

是的，像爷爷奶奶生活过的村庄，但这里如此与众不同。曾经贫困闭塞、与世隔绝的下庄，走出去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回来。而现在的下庄，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“四色”经济道路。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，特色生态产业也在逐步形成，撂荒地重新生机勃勃，产业园规模不断扩大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下庄吸引，他们来到这里，听下庄人的故事，看下庄村的变化，还有留下来的创业，撸起袖子就融入下庄的乡村振兴。

绕着村子走下来，看到的每个下庄人都笑脸盈盈，干劲十足，能感受到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。

下庄的路，是下庄人一尺一寸凿出来的，它像极了我们的人生路，遇到困难向前看，勇敢面对别回头，自助者天助。路，总是要通的。

出下庄，也只有这一条路，从古至今。

大风吹过刀背梁

的叶片剪断长风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，像极低空飞行的机群，那景象着实壮观。

近年，一场清洁能源的革命，让风电遍地开花。七曜山的大风车位于大风门，海拔高，风力强，转动速度尤其快。当年，为建大梁风电项目，人们克服野外作业面狭窄的困难，采用小型挖机、转机一点一点掘进，道路贯通足足用了7个月时间！后来又用混凝土和钢筋浇筑预制梁拓宽部分路基，才形成了这条“天路”的基本格局。七曜山地处偏远，这条路串联起大山深处4个乡镇10个贫困村，真正成了一条致富之路。

山下阳光和煦，万物生长，刀背梁仍是凉风四溢。大风从每座山的豁口吹来，揉乱了头发，掀动着衣衫，推着我们向前。望出去，是泼泼洒洒苍绿的山色。七曜山属武陵山系，有着雄浑跌宕、沟壑纵横的特质。大片裸露的山石，沧桑，历经岁月的剥蚀和风雨洗礼，亿万年大地的沉降和裂变，一道道大山的褶皱可以为证。它们连绵着，如阵阵海潮汹涌而来。视线所及，层峦叠嶂，浅绿、深绿、黛蓝……

刀背梁上有两道奇观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一是公路中段有处“兵书宝剑峡”，杂树林与峻峭山壁错杂，望去俨然一本翻开的巨大天书，有种仗剑天涯的意味。另外，到过刀背梁的人，都不得不提及两棵孤傲的树。它们立在一个高出20米的山坡上，也许是当年修路截断了

根系，削弱了土壤，它们枯萎了。奇的是在大风摇曳下它们始终屹立不倒。一棵直立冲天；另一棵虬屈着，尽可能将枯瘦的枝干伸出去，承接风，沐浴雨。它们的姿态，和悠悠转动的风车相得益彰。

风车，一直是幸福吉祥的象征。人们向往美好，探索未知的渴望，古今大抵相同。没想到看似贫瘠的刀背梁上还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重庆冶铸遗址群，几百年前的人们就懂得用“下火土凝”式的蒸馏法萃取铀，令后人对他们的智慧充满敬意。这一发现，刷新了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中有关炼铸技术的记载，使我国炼铸史研究从文献调研走向田野考古和发掘阶段，令后人知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产生了多么积极的影响。

而今，在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下，他们的后代重新将目光投放在青山绿野，用勤劳和智慧去滋养土地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得到它最丰厚的回报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秉承了先人的意志，因为土地带给人财富的同时，总是带来无尽的思考。

不知不觉走过刀背梁，走进三星乡。远望层层梯田，线形秋天，已充盈着绿意。但我更加期待它秋天的蓬勃与灿烂。到那时，一层又一层向上的梯田里，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，伏下身，轻嗅大地的清芬。刀背梁的风，从历史的尽头吹来，抚过那些柔软的枝条、饱满的谷粒，与我们擦身而过。

菜的做法略有不同。一般来说，佐料和辅料的腌制时间越长，其风味就越佳，譬如，常规的佐料如泡小米辣和泡菜，如果没有泡上一个月，就会被一个优秀的厨师嫌弃；常规的辅料如酸菜、酸萝卜，如果没有泡上三四月，做出来的菜只能勉强可以吃。

重庆人喜欢泡菜的味道，却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跳水咸菜这种虽不可或缺、却又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局面，于是继续发扬重庆人包容的性格，发明了泡菜系列菜谱，荤的如泡菜肉丝、泡椒猪肝、泡椒鲜鱿、泡椒鲫鱼、泡椒鸡杂、泡椒鳝片、酸菜鱼等，素的如泡椒娃娃菜、泡椒冷豆腐、泡椒红苕尖等，总之荤素搭配，应有尽有。

无论重庆的跳水咸菜，还是重庆泡椒系列，都具有极强的包容性，就像重庆人的性格。如果说火锅表达的是重庆人急性子的一面，需要烈火烹油才能沸腾出浓烈的滋味；那么泡菜表达的就是重庆人坚韧耐心的一面，通过时间的发酵终会酿成酸辣回甘的人生。

重庆人究竟有多热爱泡菜呢？这么说吧，无论你是在冰封雪藏的东北，还是在惠风和畅的江南；也不管你是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，还是在略显寒碜的路边摊，只要听到有人放开声音吆喝一嗓子：

老板，来碗泡菜！
这一声吆喝，就像一个切口。赶紧去认老乡，八九不离十。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

事奇迹的英雄名城。在这里，我们又与黄山的黄葛树相遇。它们都是些沧桑古树，百年千年，有的树干已经长空，顽强的根系，依旧像章鱼爪子，横七竖八，向地面延伸，向地底下扎根。有的直接伸进石缝中，稳稳地抓住石头，拼命汲取养分和水分，以支撑粗壮的树干和枝叶。

我在一棵黄葛树下站定。这棵树，根部三根大主干紧紧相连，像三胞胎，粗大的气生根像一条龙，盘旋在树干上。龙又生九爪，紧紧抓住树干。它的挂牌是这样介绍的：黄葛树，桑科榕属，别名大叶榕、黄桷树。

导游告诉我，在重庆方言里“葛”“桷”“角”发音相同，我这才理解为什么之前遇到的那位出租车司机叫它“黄角树”了。

她又说，重庆多山，山底下两条江，天气一热，上蒸下煮，整座城就像鸳鸯火锅。黄葛树适应这种湿热的火锅气候，物竞天择，在重庆广泛生长。

所以，黄葛树是重庆的市树。重庆人喜欢这种树，许多地方，也以树命名，如黄桷垭、黄桷坪、黄桷渡、黄桷湾、黄桷堡……

有一个段子，说在重庆，除了吃火锅，还可以吃啥子哟？吃轻轨！在重庆，很多人仍然习惯性地称轨道交通为“轻轨”。

啥叫“吃轻轨”？在李子坝，我终于亲眼见证了个奇迹。

重庆的山挡不住房子，同样，重庆的楼也挡不住列车。一列列单轨列车，从一幢楼里穿来穿去。如果拍照者站的位置适宜，张开嘴，就可以拍到列车从嘴边飞驰而过——也只有重庆人能想得出来。问重庆人，是先盖楼，还是先修轨道？他们说，是同时！

相对于平原地区，重庆人生存极为不易。他们在山间建一座城，出门就是爬坡上坎。一根扁担，一个背篓，一生都似扛着一座山，不强壮刚强怎么生存？困难吓不住他们，他们在山上盖高楼，在高楼里修轨道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肩挑背扛，硬是建起了一座风情万种的美丽山城！

3

我们去的第二天，下了一场雨，大家坐在礼堂里开会。重庆朋友说，昨天重庆的天气很热，代表重庆人的热情；今天又下了一场雨，代表重庆人的温润……

的确，重庆是热情奔放的。在暑气蒸腾的日光下，重庆人吃辣吃辣吃火锅，说话快走快走，做事风风火火，对人热情洋溢。

我们去钓鱼城的路上，一位合川的朋友主动请缨。他说，合川是我的家乡，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0多年，我了解它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我来给大家讲解……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合川的地理风物、历史变迁，声音高亢，满满的自豪感。让我想起艾青的诗——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热泪，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！

到钓鱼城返回，到合川他要提前下车。告别时，他反复强调，我叫曹某某，我电话是……以后谁来合川，一定联系我，我必尽地主之谊，全程陪同。再见了，朋友们！敬礼！

他的热情，激起热烈的掌声，许多人的眼眶湿润了。

当我们的大巴车渐行渐远，他还站在原地，有力地冲我们挥动着帽子。他的边上，是一排排黄葛树，碧绿或者金黄。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点，消失在树丛中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，重庆人，和黄葛树多么相似。它们都在山间岩石上艰难生长，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，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，有着热情的奉献精神。

所以，从重庆回来，当被问起重庆印象时，我说，重庆是美丽的，坚强的，热情的城；是去了还想去的城。

画家朋友问，如果用颜色来描述重庆，那是什么？

我说，应是红色和绿色。红的，是火焰，是辣椒，是人心。绿的，是黄葛树。

□梁凌

1

去重庆，正是春夏之交。洛阳天气尚凉，我穿着长风衣。当高铁停靠在重庆站时，见下面的人都穿着短袖，我想，重庆很热吗？

果然，一下车，暖湿的空气立即把我包裹。脱了风衣，穿着长袖，依然微微出汗。

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一路观光去宾馆。虽然早知重庆很特别，但目之所及，仍把我惊得目瞪口呆。相对于其他城市，重庆是很有些“城府”和个性的，你一眼看不透它。

这里城绕着山，山绕着城，汽车在山间上下下，绕来绕去。

惊到我的，还有重庆的摩天大楼。这里没有平坦的地基，只有一座座山。于是山就成了楼的根基，一幢幢楼重叠起来，压在一座座小山上。楼高，且造型千变万化，让人感叹建筑艺术之美和人类智慧的高超。

在山与楼中间，生长着一种大树。它们有的树干粗壮，华盖如云；有的在夹缝中生存，扭曲出各种形状；有的咬紧崖壁，虬根裸露，似伸着青筋暴起的巨手。不是榕树，榕树有气生根，独木成林；也不是香樟，我在西湖边见过香樟，的确更挺拔秀气些，却没有它们的力量。

我问，“这是什么树？”

“黄角树。”出租车司机说。

他念的是“角”，我想，作为一棵树，应该有它的“木”，那么就是“桷”了。一问，是黄葛树，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写作“黄桷树”。欣喜！仿佛冥冥中，我们早已是老相识。

安顿住下后，我发现宾馆前面，也有几棵很大的黄葛树。它们枝繁叶茂，稠密的枝叶摩挲着窗棂。鸟儿们在枝间做窝，清晨，满树的鸟鸣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：虽然同是黄葛树，但有的满树深绿，有的黄如银杏，有的半绿半黄。

跑到树下，找当地人问，为什么这些树的步伐不一致。

“它们什么时候栽，就什么时候换叶。”

答话的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。她这会儿正倚着腰，打理担子里的果子，一篓桑葚，一篓大樱桃。太阳照着她黝黑的脸，颗颗汗珠跳跃着金光。她的旁边，还有其他挑担子的，大多是六十以上的老人。每天早上，他们把一篓篓果子挑上几十米的台阶，等待人家来买。我问，“您这么大了，为什么还出来干活？”她笑着说，“要起事不干嘛！”

我想，她们大约是劳作了一辈子，闲不住，就挑轻点的担子，换点钱补贴家用。

在解放碑和朝天门一带，我注意到有好几个女人，年纪都不小了，“嘿哟——嘿哟——”挑着货物，汗水把后背的衣服浸透，变成一大片深色。她们像男人一样，像老黄牛一样做事，没有花架子，没有埋怨，一步步走得坚实。

重庆人的勤劳，其实我早有体会。在老家洛阳，我小时候，隔壁来了一群修路工，那是大夏天，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劳动布衣服，包着头巾，装砂抹灰，汗水搅着灰尘，成天跟泥人似的。听说他们就是重庆人。重庆人一生下来，就住在黄葛树下，一棵棵黄葛树，见证了他们勤劳的一生。

我抬头看那些黄葛树，它们高十几米，树干粗壮，两人合抱。树冠像一把把大伞，深绿或杏黄，遮起一地荫凉。深绿色的已换过叶。杏黄的正在换叶。两棵树的，虽然靠得近，却各自成长，按着自己的节拍。一棵黄葛树，换叶时间据说也就三五天，换完接着长，不等，不歇，这也像重庆人，辛苦一生也舍不得歇。

2

第三天，我们去合川钓鱼城。
钓鱼城自古为“巴蜀要津”，是创下军

在重庆与黄葛树相遇



紫色的梦（水彩画） 许世虎